

金驼文丛

岭上枫红

丁振阳 著

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desert landscape. In the foreground, the dark silhouettes of several camels and their riders are visible against a bright blue sky filled with wispy white clouds. The camels are walking from left to right.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evocative of a traditional Silk Road journey.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I 287.45
074
岭上枫红

丁振阳 著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目 录

一、方叔叔回来了	1
二、紧急任务	5
三、血债	11
四、要报仇	23
五、雨露	38
六、心里可乐啦	48
七、智得情报	56
八、缠不住	69
九、冤家路窄	80
十、小石头屋	91
十一、药品哪去了	98

十二、学堂烈焰	106
十三、夺药	112
十四、大绵羊参战	121
十五、烈火真金	126
十六、激战	136
十七、后记	144

一 方叔叔回来了

1948年10月初的一天早晨。朝阳向着蓝天抖开一把金扇，扇红了千里辽西的山山岭岭，沟沟岔岔，给红枫镇披上了一层金灿灿的光辉。

远山近岭，一片一片的枫树林，像着了火似的，在阵阵秋风里，不住地喷着火苗苗儿。

“叭！叭！”从红枫岭的半山坡上，传来清脆的皮鞭声。一个上身穿毛蓝色家织布对襟夹袄，光着头，红红的脸膛上闪着一双圆溜溜大眼睛的放羊娃，使劲儿地甩着红樱鞭，赶着雪白雪白的羊群，穿过一片火红的枫林，一蹦一跳的，笑

模悠悠地向山坡上走来。

这个孩子叫金柱，今年十四岁啦。你别看他人小，还是红枫镇区武工队的小交通员哩！

小金柱把羊赶上山坡，叫羊儿自由自在地去吃草，自己便像只山猫一样，“噌噌”几步蹿上山顶，“嗖”地跃上一块高高的大狼牙石，脸朝北，侧着耳朵听着，听着……

听到了！听到了！小金柱乐得蹦了起来。他隐隐约约地听到黑山口一带，响着隆隆的大炮声。这两天，黑山口的炮声整天价响，他一天听不到大炮响，心里就痒痒；一听到炮声，真比掉在蜜罐子里还甜哪。前几天，方叔叔临走的时候对他说：“小金柱啊，我们打大仗去了，你就等着好消息吧！”果然，方叔叔他们走了没几天，黑山口就干起来了。这会儿，小金柱听到远方传来的阵阵炮声，不由地想起了方叔叔……

方叔叔叫方志坚，是解放军某部卫生队的指导员。别看小金柱人不大，却是方叔叔的好朋友呢！从打红枫镇解放那天，小金柱就像条影子一样，把方叔叔跟上了。你看他吧，一会儿摸摸方叔叔的匣子枪穗；一会儿跑到方叔叔的眼前，

看看他军帽上的红五星；又是让方叔叔给他讲战斗英雄的故事；又是让方叔叔教他扔手榴弹、放枪……你说怪不？小金柱这么缠着方叔叔，方叔叔还最喜欢他。给他讲战斗英雄的故事；教他认字；教他唱歌。这还不算，还给他做了一杆红缨枪哩！那红缨枪真带劲儿：火红火红的枪缨，光溜光溜的杆，闪亮闪亮的枪头，锋快锋快的！谁看见了都说棒，小嘎子们馋得直劲儿吧哒嘴。有了这杆红缨枪，小金柱不用提怎么喜欢方叔叔了。这不，方叔叔才走几天的工夫，就把他想坏了。

金柱想，方叔叔一定正在前线打大仗，用不几天，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被解放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小金柱的心里好喜欢，抬眼看看天，天空碧蓝碧蓝的；看看山岭，漫岭山花飘香。

镇子里更热闹。不懂事的孩子们在街上跑着、跳着、玩耍着。村子西头的空场上，不时地传来“杀！杀！杀！”如雷般的吼声，一队民兵正在练刺杀。金柱出生十几年来，还头一回看到镇上这样的热闹，他不由得“叭”的一声甩了个响鞭，放开响亮的嗓门，唱了起来：

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，
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，
民主政府爱人民哪，
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……”

金柱正在唱歌，忽然从半山坡上传来一个银铃般的喊声：“金柱哥——”，小金柱一愣，回头一看是山花，便从狼牙石上跳了下来。

“金柱哥，金柱哥！”山花呼哧带喘地跑到小金柱跟前，小红脸蛋上乐出来两个小酒窝窝：“方叔叔回来了。”

“真的?!”小金柱把羊鞭交给山花，一阵风似地向山下跑去。

二 紧急任务

小金柱的家住在红枫岭的山坡底下，两间破土房。这工夫，高振昆大爷呀，老会长呀，妇救会主任呀，还有民兵队长呀……都挤在小金柱的家里，正和方指导员津津有味地唠着。

方志坚三十岁上下，穿着一身发了白的旧军装，武装带上斜插着一把亮闪闪的二十响盒子枪。他高高的个，宽宽的肩膀，红红的大脸盘上，闪动着一双明亮亮的大眼睛，说起话来，就跟放机枪一样，不断捻，又有劲，又好听。“嘿，这几天我们把锦州外围的敌人全收拾了。眼下，锦州被我们部队包围得那是里三层、外三层的，真

是吹不进去一丝风，掉不进去一个雨点。只要冲锋号一响，锦州就手拿把掐解放了。”

高大爷吱溜地吸了一口烟，笑眯眯地插了一句：“锦州可非同小可，那是东三省嗓子眼一样的地方。”

“对对，”方志坚接着说：“那是东北的咽喉要道。要不得，蒋介石也不能慌了手脚啊！他一听锦州被围，坐飞机跑来了。从关里到关外，四处划拉人，向锦州调援兵，不让我们掐他的脖子。嘿，那不是白扯吗？咱掐住老蒋的脖子，说啥也不能松手啊！”

听了方指导员的话，大伙就像三伏天喝了一碗浓茶一样解渴。

“还有，”方志坚说：“红枫镇穷人的死对头——古文进，也随着主子跑到黑山口来了。”

“这个有名的‘万人恨’也来啦？”金柱的爸爸金奎，扎煞着满脸又黑又硬的胡茬子问。

“嗯！”方志坚说：“他们是‘蒋该死’调虾兵蟹将保锦州调出来的。他们一到，咋咋呼呼的还挺凶呢。叫我们叮当一顿枪炮，就打得哭爹喊娘了。”

“打得好!”大伙连声的称赞着。

“哐!”随着一声门响,小金柱跳了进来。“方叔叔!方叔叔!”

“是金柱!”方志坚一把拉住小金柱,笑着说:“叔叔好想你呀!”

“哎呀,方叔叔,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哪?”金柱乐得使劲地摇晃着方指导员的胳膊,兴奋地跳着高说。

金柱一摇晃方指导员的胳膊,方志坚不由自主的用另一只手捂了一下肩膀,轻轻地“哎哟!”了一声。

“怎么,方叔叔你挂花啦?”小金柱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,吃惊地问。

“老方,怎么啦?”大伙急切地问。

方志坚一看瞒不住了,只好讲实情了……

前两天,方志坚带着两名战士到敌后去给部队搞中草药。不料,在返回的路上和古文进带的巡罗队遭遇了。方志坚为了掩护同志把草药运回部队,在同敌人战斗中,肩膀被敌人打个眼。他回到部队没有说,也没有上药,又接受新任务到红枫镇来了。他的伤仍然红肿着,伤口上

流脓淌水的。大伙一看方指导员的伤口，都心疼地说：“咳哎，老方，伤口都发炎了，咋不上药啊？”

“药？唉——，现在我们的同志比这伤还重的，上点药都困难哪！我就是为了弄药才来的。”接着，方志坚说明了自己的来意。

打仗哪有不流血的？何况打锦州这样大的战役，伤号就更多了。目前，部队急需大量的药品。首长命令方志坚回到红枫镇，找地方党组织，发动群众，克服一切困难，要尽快地弄到一批中草药，支援前线。最后首长嘱咐方志坚说：“这是个最紧急的任务。一株草药，就是一个战士的生命啊！”

金奎一拍大腿说：“嘿，咱红枫岭要别的没有，中草药满山遍岭，到处都是。”

高大爷吱溜地抽了口烟，点点头说：“嗯，眼下正是采药的时令，我们发动大伙明天就上山。”

“我们儿童团也去。”小金柱争着说。

小屋里像开了锅。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从采什么药，唠到哪个山坡上有；从怎么组织群众，到

怎么尽快地送到前线去……出主意，想点子，说得有根有梢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方志坚不住地点着头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“咚咚咚！”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民兵跑了进来：“报告，一队国民党队伍，大约有一个营，向红枫镇扑来。”

方志坚的一双亮眼闪动了几下，果断地说：“敌人到底来干什么，还不清楚。但是，我们支前的工作不能耽误。老会长，你赶快带领担架队，从镇后撤走，直奔黑山口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。”老会长答应着，急忙走了。

“高大爷，你和金大叔带领群众赶快把支前的粮食和物资藏好。”

“这事我们包了。”高大爷和金奎同声回答。

小金柱着急地问：“方叔叔，我们儿童团呢？”

“对，你们也去藏支前的东西。”

“是！”金柱像只燕子似地飞了。

“走，王大力，”方志坚拉着民兵队长说：“咱俩集合民兵，先叫敌人尝尝子弹。”

乌云打着滚、翻着花，从天边涌了上来，狂

风卷起了细沙和杂草，一场暴风雨就要来啦。

不大一会儿，在红枫镇的前山上，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……

三 血 债

翻腾打滚的乌云遮住了太阳，铺满了蓝蓝的天。阵阵狂风吹得白杨、河柳低下了头，那片片黄叶，打着旋，飞舞着，落在了地上，发出了“唰啦！唰啦！”的哭泣声；然而，那镇上的棵棵红枫，岭上的片片枫林，肩靠着肩，手挽着手，仍在云里、风里挺立着，喷吐着火团烈焰，显得分外的殷红。

全镇街上，看不见一个人影，像死一样的寂静。

老会长带着担架队上前线了。

方指导员阻击完古文进，带着民兵上山找

区武工队去了。

带着冷风，踏着落叶，古文进带着一群国民党匪徒，耀武扬威地回到了红枫镇。

古文进五十岁上下，脸蛋子胖得往下嘟噜着，好像个吹起来的猪尿脬；灰长的眉毛下，滚动着一双往外冒冒着的黄眼珠；脑袋盖上有三道深深的横纹，好像谁用刀砍的一般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戴着顶棺材头一样的国民党军官帽，腰挎匣子枪，手拎文明棍，十分洋洋得意。他的身旁是两个护兵，一个扛着青天白日旗；一个拎着藤子马棒。他的身后跟着个尖嘴巴猴的副官和两串匪兵，有骑马的、有骑骡子的、有骑驴的，还有步下走的，像一群绿豆蝇似的，紧跟着古文进的屁股后头嗡嗡。

别看古文进气壮如牛，其实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。他一迈进红枫镇心里就像揣着小兔子，“蹦蹦”地乱蹦了起来。红枫镇的穷老百姓他是知道的。真是浑身长刺，头上有角，不好斗得蝎虎。在加上八路军的熏陶，更是如同老虎长了翅膀。今天他一进村，心里又是高兴，又是害怕，不时地命令手下的弟兄们，四处留神，多加小心，

别上了共军的“空城计”。

说起古文进，可算得上是臭名远扬几百里的大财主。家有好地千亩，骡马车十几挂，瓦房百间……早年间，他在县里开买卖，因为他的狗爸爸对穷人狠毒，被穷人打死之后，他才回到家里，照料家业。他对穷人狠如豺狼，杀人不眨眼，吃人不吐骨头。他在红枫镇一跺脚，真是四街乱颤。穷人都说他的手是杀人的剑，他的肚子是个血瓦罐，穷人都叫他“万人恨”，还给他编了段顺口溜：

万人恨，狠如蛇，
你把穷人鲜血喝，
你家三餐酒和肉，
穷人过年没粥喝……

凡是给古文进扛过活的、做过月的、租过地种的，没有一个不骂他、恨他的，这些人恨不得一顿镐头子，刨死他；一顿菜刀把他垛成肉酱，解解恨。因此，当初古文进听说解放军打过来了，就吓穿稀了。他咋琢磨解放军一来，那算没有他的好，就这帮穷小子铁锹镐头的也得砸巴他个肉泥烂酱。所以，还没等红枫镇解放，这个